



王朔

著

知道分子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王朔



知道分子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道分子/王朔著.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2. 10
(王朔文集)

ISBN 978 - 7 - 5302 - 1270 - 7

I. ①和… II. ①王…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22510 号

知道分子

ZHIDAO FENZI

王 朔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

850mm × 1168mm 32 开本 12 印张 251 千字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302 - 1270 - 7

定价: 32.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目录

- 001 我的几个国庆节
- 005 我的文学动机
- 008 这个人不是特别自我炫耀
- 012 痛、病——快乐着
- 015 数你最思想
- 017 女的是怎样练成的
- 023 都不是东西
- 025 从一个流言说起
- 029 吃错药引起的爱情
- 031 把刀插在朋友肋上
- 033 知道分子
- 035 阳光灿烂的日子追忆
- 040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 043 回忆陈吾二三事
- 047 灿烂的文明在哪儿

050	《我是你爸爸》导演阐述
052	看3月12日《实话实说》
056	日本病人
060	这之后一切将变
063	有个老头九十多
065	游戏规则
067	犹太的故事
070	我讨厌的词
073	昆明周记
089	回忆梁左
094	为梁左序
097	梁左悼词
100	崔健印象
102	我看王朔
117	我看鲁迅
129	我看老舍
139	我看金庸
145	我看大众文化港台文化及其他
188	《王朔自选集》自序
196	《看上去很美》自序
207	序《他们曾使我空虚》

213	《下个世纪见》序
216	为海岩新作《海誓山盟》序
220	王海鸰和《大校的女儿》
225	看不出这人有什么追求
228	读棉棉的《糖》
230	读丁天的《玩偶青春》
233	《文化在中国》序
235	为《英语也疯狂》序
240	何平序
242	鸟儿问答
258	电影《诗意的年代》中的几本声音
286	何东提问
305	与孙甘露对话
345	《幻想一：网络连续剧》之一
349	《幻想一：网络连续剧》之二
353	唯物论史纲
367	王朔主要作品年表

| 我的几个国庆节 |

1958年我出生时这个国家刚刚建立九年，比我晚一年出生的孩子很多都叫“国庆”或“十庆”。1959年的国庆我没有印象，只在后来看了不少那一年拍摄的电影，都是歌舞升平的那种，跟别的年份拍的片子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批判了这批电影，说这批电影表现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证据是有的片子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有的片子的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在当时那是不允许的，每个人都应该只爱毛主席，其他都叫“无缘无故的爱”。现在的官方说法，那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高潮”。

1971年，我参加了国庆游行的儿童组字排练。按照计划，我和其他数万名儿童要共同组成那次游行的背景，当军队和彩车走过天安门观礼台时我们就一齐打开手中的彩色大纸本子顶在头上，向着天空拼出巨大的标语：“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为此，我们从夏天开始停课，每天在学校集合，走十几公里路到天安门广场排练。很多小孩中暑，尿裤子。广场旁边的便道上有一排排铁盖子，掀开围上的帐篷就是临时厕所。

有时我在里面尿半截儿，尿急的女孩子们就提着裤子冲进来占领了身后所有的茅坑，我只好从另一出口仓皇逃出。有的男孩正在大便，起也起不来，四周蹲满女孩，又羞又无奈，气得掉下眼泪。

等我们排练好了，这年的国庆游行取消了，党的副主席林彪乘飞机出逃苏联，在蒙古坠机身亡。毛主席很受打击，从那以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那年国庆日改在各公园庆祝了，我第一次去了颐和园，皇家园林的美景令我目迷神乱。在颐和园后山我迷了路，听到山外的阵阵管弦就是走不出去，穿山度林时被乱石绊了一跤，右手背上至今留着一块小伤疤。

以后的每年国庆我们都是发票游园，文工团在公园里搭台表演节目，唱京剧，演杂技，还有女战士的集体歌舞。我那时正在当小流氓，逢此场合便和另外一些小流氓到公园里结交其他小女流氓。节日的公园里到处可见独自或结伴游玩的良家少女，我们就上前或尾随其后用轻浮的话挑逗人家，博人一笑，最终达到与人结识的目的。我在那些公园里有过很多次美好和不堪回首的精神恋爱。

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我在青岛海军的一艘小船上当水兵，10月回家探亲，家里有一张人民大会堂国庆联欢晚会的票，让我去了。那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头两年，到处洋溢着乐观的气氛，晚会的节目很丰富，除了歌舞、京剧，还放外国电影。在宴会厅还组织了大型舞会，无数穿戴时髦的青年男女在跳华尔兹，大厅里响彻《蓝色多瑙河》、《维也纳森林》这样的圆舞曲和中国民乐改编的《喜洋洋》、《步步高》等舞曲。我不会跳舞，我穿着军装，我说不出我有多压抑，我感到世道变了，我和我身上这身曾经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都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

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戴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回到部队，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三千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建国三十五周年，天安门恢复了阅兵，我在家看电视。邓小平穿着没有军衔的陆军军装站在一辆“红旗”敞篷车内，露出一张很红润的脸，面前支着一个麦克风，宣誓一般举着右手缓缓驶过集结在长安街上的陆海空三军部队行列。还有坦克、还有火炮、还有导弹……他的声音通过麦克风传出来：“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那些战士一起喊：“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当他回到天安门城楼上，电视中出现了他和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站在一起的镜头。我看到胡耀邦向他跷了跷大拇哥，意思好像是说：“真牛！”那天还发生了一件后来被广泛宣扬的事，经过天安门广场的学生突然打出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小平你好”四个字，这简短亲切的问候在很多年里感动了大家。

建国四十周年，我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打麻将。那几天我刚刚不那么担心了。一个有内部关系的朋友告诉我：“都查清了，你没事。你去了广场，但没说什么。”还对广场上一些年纪偏大的纠察队员是不是学生表示了疑问，都录下来了，证明我当时就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在此之前，我非常担心情况混乱，情报工作跟不上。我们都知道，再好的情报机构也会出现错误，我可不想事后得到道歉，因而不敢住在家里。街上部队和坦克已经撤走了，据说有一位将军向中央进言，说“和尚不能老不待在庙里”，中央听了。那段时间，我一撒尿就觉得疼，尿的颜色也不那么澄澈，我以为我得了性病，到医院一检查是前列腺的问题。医生讲是老

骑自行车路的，歇一歇就好。那以后我的身体也一年不如一年。

今年是建国五十周年，时间过得真快。听说他们要热闹一番，恢复阅兵和游行。应该，全世界最大的广场不能老闲在那儿，好像我们不会过节似的。这些天北京在拆违章建筑，我常去的两家酒吧都拆了，我住的地方门前的一片小商店也都扒了。一帮帮民工在换便道上的方砖，布置绿地，节日气氛已经提前到来。我希望他们利用这个节日把北京弄得干净点，有些渣土和垃圾没有国庆永远没人清理。还有那些盖不完的楼房修不完的道路，我希望他们也能在国庆前竣工一部分。到时候我会坐在家里看电视，看看这个城市是否配得上这样一个难得一遇的日子。

小时候，五十年是很大的数字，遥远得无从想象。我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我就待在我自己的未来，我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真正的变化，我的梦想还像小时候一样遥远，唯一不同的是我已经不打算实现它了。五十年的时间已经使我习惯了一个国家。也许说“国家”是用词不当，应该说“政权”。我们国家有五千年文明史，这五十年由这个政权统治。

我基本接受很多人的一种说法：这个政权要没了，国家就会像俄罗斯一样混乱衰弱，吃亏的还是老百姓。“我们都不希望国家乱吧？”一听到这样的问话，我就无言以对。

| 我的文学动机 |

我是个没受过完整教育的穷小子，有很强的功利目的拿小说当敲门砖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所以小说基本是写实的。最初是艳情。那时我正值青春期，男女之事对我很有吸引力，既希望赢得美丽少女的芳心，又不愿过早结婚，这在奉封建道德为美德的中国社会很容易被指为流氓，于是只好安排女主人公意外身亡，造成经典风格的爱情悲剧。

如果说这些艳情小说帮我建立了早期的名声，也是因为这种安排暗合了中国男女流氓们的期许和幻想。当然这都是欺人之谈。中国的死亡率到底有多高我不知道，反正多数失去魅力的恋人不管你怎麼想，他都活得很硬朗，一定要你把最难听的话说出来，彼此撕破脸才恨恨而去。这样写小说也不见得卑鄙，说一套做一套正是中国文人的强项。我写不下去的原因是中国社会越变越实在，少男少女已不把性交看成往马或牛身上烙印那样严酷的事，风行全国的道德法庭也陆续解散，如此再用牺牲别人成全自己的模式编织故事就显得过于浪漫。我自己对情感描写的热忱随

着年纪增长也越来越为一种黑色的想法所代替。再写下去我怕我对女性的崇拜会受影响。

在我的生活中，对我起了坏影响的都是男性。在中国并不丰富的文学传统中，男性角色大都是伪君子、卑鄙小人和迫害狂。这些脍炙人口的坏蛋恰恰不是女作家的有意控诉而均出自男作家笔下。可见人对自我的堕落的包容是有限的。明白地讲，我在成年过程中也不例外地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坏蛋。进入写作提供了我太多的自省机会，使我无法面对自己。我看到的自己的肮脏内心使我失去了谴责任何人的力量。我不知道这算哪门子的觉悟。反正我由此陷入了较深的罪恶感难以自拔，任何试图拯救自己的努力都是渎神和妨碍正义的。作为一个濒临绝境的人，我首先本能的反应是寻找替罪羊，转嫁责任。

我写了一批被认为是确立了风格的小说。开开社会的玩笑。有评论认为我这批作品玩世不恭。我以为恰恰这批东西入世过深。以我之偏见，中国社会最可恶处在于伪善，而伪善风气的养成根子在知识分子。中国历代统治者大都是流氓、武夫和外国人。他们无不利用知识分子驭民治国，刚巧中国的和尚不理俗务，世道人心，精神关怀又皆赖知识分子议论裁决，这就造成知识分子权大无边身兼二职：既是神甫又是官员。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信仰与利益，超凡成圣和过日子往上爬，再伟大的知识分子也难以自处二者兼得或割舍其一。于是伪善便成了普遍的选择。中国有很多神话，最大的神话就是知识分子受迫害。英勇无辜为国为民的知识分子先烈充斥史书文献。那些令人发指的罪行使人无不同情如果称不上是争相效法，结果掩盖了自相残杀的实质。杀知识分子的都是知识分子。说难听点，这就像两只狗为争一根骨头打架，你不能说被咬的那只不是狗咬的。对一只旁

观的羊来说，那是狗们的私仇。即便这只狗是牧羊犬，到处跟人说是为保护羊群受的伤。我自知罪孽无望故而在道德上持极端立场：你要装神弄鬼你就不许哪怕是看骨头一眼。否则你就失去了说话的权利，人人得以喊打。作为一个中国人从小到大所感受到的，制度的严苛还是第二位，首先令人郁闷的就是层层精神榜样和恰成对照的无处不在的趋利避害。

我年轻的时候有改造社会、开一代风气的雄心，文学可视为武器。对知识分子的嘲弄批判使我大有快感同时也失去最后的道义立场。站在知识分子立场批判知识分子亦是伪善，很难不沦为同党。站在小市民或政客立场又不免乌鸦落在猪背上，净看见猪黑了。这么走下去很难不走到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实在危险。更主要的是，攻击别人并不能开脱自己。我的个人生活一团糟。快感并不能支持我度过余生。和别人的丑恶比，我自己的丑恶形象更触目惊心。如果我还有起码的真诚，首先应该面对自己才是。我对写别人写社会失去了兴趣。

中国文学传统标榜“铁肩担道义”，也只有圣人配，我不敢当。“为工农兵服务”抽去政治目的也正是那些流行艺术正大肆做的，有我不多，没我不少。

中国是个极其阴柔的民族，审美趣味却像纳粹，偏好崇高壮美，一意孤行，误了几代人，应该还其本来面目。我将一路退到自己内心最阴暗的深处，从自我描写开始新写作。如果由此玷污了中国人的形象也是活该。我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心理治疗。你可以把这当做我的文学动机。

| 这个人不是特别自我炫耀 |

赵波的小说不注重故事，有时候通篇看下来也看不出一个清晰的来龙去脉，似乎作者有意不追求戏剧性的效果。她的文字也不是所谓特别饱满的那种，不能说是平淡吧，而是比较老实的那种文字。不知不觉就看进去了，也许不知不觉就看困了，但是醒来的时候还可以捡起来继续看。她的小说我看的时候没有太多想法，但搁下来以后会有点亲切感。就像听一个女孩在那儿说她自己的那点事儿，说得也挺干净，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招你烦的东西。她倒是有能力捕捉到现在这种城市中人们情感中的触发点。所以说看她的作品的时候，也会觉得有时候她描写自己的某一段心境，你似乎也体察过，曾经有过，起码是在年轻时有过。如果说有什么不满足的话——就是跟阅读时的期待感不一样。了解赵波的写作风格后，看她的小说我不期待那些激烈的，剧烈的，特别刺激性的东西。我觉得比较适合——在傍晚的时候约不着人吃饭，自己一个人吃饭，天儿黑得还挺晚，吃完饭呢电视也没多少意思，可以看一段赵波的小说，赵波这种故事线索比较淡的小

说，也适合一段一段地读。其实她的小说有时候偏于散文，但是不会为了炫耀自己这是美文在里头拼命增加字词的色彩。

我觉得赵波写小说的态度还是比较舒服的，不是特自我炫耀。比方说有些人的小说就特别炫耀自己的文采，或者特别炫耀自己的知识，掉书袋什么的；还有些人特别炫耀自己的情感，好像自己无比极端，只有自己的感情最伟大或叫最有力量，很多男女往往都陷到这里头。赵波还算是有节制，其实现在这些年轻的女作家，并非个个张扬，也有比较能稳得住神的，譬如赵波。

赵波的写作破了一个神话——通常认为写小说的人都是非常特别的，比如说有天赋，比如说有很长时间的知识准备，其实假如我本身不是一个写作者，看赵波的小说我会产生那样的感受，就是——我也可以写小说。确实我觉得中国的小说，文字发展到今天，它的神秘感已经完全剥开了，没有什么神秘感，它就是一个人的自娱自乐，只要你掌握的文字量够描述自己情感的，写出来，这就是小说。文无定法，只有传统小说有一些规矩，比如说你要塑造典型人物、典型环境，比如说你要有完整的故事，故事线索的进入你要讲究结构，我觉得在今天这都可以说是古典小说的路数了。今天的小说，我觉得，包括赵波在内的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都出现一种——那种文体我现在无法命名，反正就是想到哪写到哪的这么一种文体。把这个自然段写精彩了，下一自然段另开，你可以看她小说里，感觉是有一百个开头在里面。我倒觉得这倒符合现代人的情感结构：都是一段段的，谁都没在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新文体的诞生，就是它这种小说与散文，真实与虚构，个人与社会这个界限越来越模糊了。实际上我得到21世纪以来，创作中出现一个特点，就是写整个社会，全

民族的所谓大题材、古典题材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这种题材的作家越来越少了。我倒不认为这是作家的关心面窄了，相反我认为这是作家的关心面宽了。我们开始写作那会儿都被教导文学要反映社会，反映人类，所以大家都在追逐大题材。今天的每个人相对来讲个性都更独立了，更完整了，我看书，我更希望看到的是另一个人的活生生的自我，而不是关于我身处的这个社会由某个也许并不比我高明的家伙再给我饶舌地描述一遍。我相信这种新文体是将来文学发展的方向之一：越来越个人化。这个东西恐怕你再不喜欢也好，你认为再背离文学的宗旨也好，它就是一个方向。在今天这个社会，个人表达可能是最重要的，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其实每个人就是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完整的单位，这里面的事儿自己都没弄明白，就虚头巴脑地关心别人，关心社会，那不是小说应该承担的东西。电视，纪录片，新闻报道，纪实文学，这些东西就可以反映社会上的问题，不像19世纪，只有小说这样一种形式，所以小说也被要求有反映现实的功能。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刚改革开放的时候，那时候的人看小说当红头文件看，每一个新小说的出现，那会儿称它为报春鸟，就好像代表一种新的领域的禁区又被打开了，比如说你表现爱情，所有人都“哦”，可以谈情说爱了，变成了一种号召，是一种宣告式的。今天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的生活会因为一个小说怎样描写而改变，小说不再是作为一个通行证来下达准许令的东西存在了。人作为一个有机体，活一辈子，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想法，无穷无尽的感受，我觉得这在过去的文学中是没有穷尽过的，我们所说的过去的文学名著中，大概只有《红楼梦》是有描写一些个人的想法的，像《三国》呀，《水浒》这都表现的是一

些历史上发生的事件，像农民起义，群雄割据，表现的是事件本身，真正深入到人的内心的大概就只有《红楼梦》，所以我觉得在这一块是远远没有被开掘到的。

谁要赵波去讲我们国家怎么回事？我们改革开放的路该往哪走？中国人的民族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不用赵波来教。我觉得赵波对我们的价值就是——今天存在过赵波这么一个人，她想过什么事，她经历过什么事，她有过什么感受，这个可能更重要。